

西泠印社在 1929 年首届西湖博览会中的研究报告

申 俭

摘 要：1929年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展览，是民国期间最重要的综合性国际博览会，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产和文化遗产，70年后杭州恢复举办西湖博览会，成为杭州城市的金名片。在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的相关史料中，西泠印社的信息隐于其中，因为之前对西泠印社在西湖博览会中的相关工作未进行全面解读和研究，故只有些模糊不清的线索。本文通过对民国西湖博览会资料的收集、汇总，第一次以大信息量的史料勾勒出西泠印社在1929年西湖博览会中的面貌，以忝增百年社史研究内容。

关键词：西泠印社 首届西湖博览会 研究报告

引言

1929年，西泠印社创社26年，第一任社长吴昌硕已故两年，四位创始人中，吴隐也故，丁辅之寓居上海，王福庵在北京任印铸局技正，又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只有叶为铭留守杭州孤山，西泠印社的艺事活动也明显减少。是年，杭州举办了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首届西湖博览会。

杭州当时举办这场意义深远的博览会与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有密切的关系。1928年国民政府取得北伐战争胜利，浙江省政府为纪念统一，奖励实业，振兴文化，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在1928年10月3日浙江省政府第163次会议上提出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首届西湖博览会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6月6日开幕，10月10日闭幕，前后历时137天，展出商品达14.76万件，参观人数总计2000余万，轰动了浙江和全国，影响波及国外，在西湖山水间留下杭州历史的辉煌。

关于西湖博览会的盛况和举办经过，当时有不少的记载和出版物，但是涉及西泠印社及西泠印社社员的相关记录星罗散列，未进行系统整理，甚至很多历史的真相都模糊不清。在西泠印社出版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中，陈振濂先生的《西泠印社社史研究导论》一文曾对“西泠学”的研究方向进行梳理，在需要研究的课题中，包含了西泠印社与西湖博览会史。本文根据民国时出版的《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西湖博览会筹备特刊》《西湖博览会参观必携》《西湖博览会艺术馆参观指南》，民国《东方杂志》《旅行杂志》《申报》《良友画报》等历史资料，从场馆、人事、展品、奖项等各角度来梳理和查考这场盛大的民国展览，力争在1929的年轮坐标下，客观反映西泠印社的历史状态。

一、西泠印社曾是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的拟设点

最早的现代博览会是英国于1851年在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极大地推动了工业文明的成果，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清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首次以官方名义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时任两江总督端方在组织南洋劝业会中，借鉴了美国万国博览会、比利时博览会、意大利米兰博览会，成功吸引了全国22个行省和欧美、东南亚等14个国家及地区前来参展及设馆。这场历时半年、中外30多万人参观的展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展品达百万件，时人称“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报界称之为“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

1929年的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曾出巨资支持和追随孙中山革命，曾任清政府驻法使馆商务参赞，在埃菲尔铁塔下见证过世界博览会为欧洲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故借鉴西方国家世界博览会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力，以“促物产之改良，谋实业之以达”等5条理由筹设西湖博览会。由时任建设厅厅长程振钧任筹备委员会主席，参与筹备的委员六百余人，聘任职员二百余人，分设执行部和审议部，并在各省市县甚至海外，设立筹备分会，征集展品、建设场馆、招商引资，宣传发动，“一时国内工商专家、技术人材，延聘殆遍”，筹备经费为四十九万余元。筹备会派员分赴全国各处征集展品，远及南洋各埠，征到中外出品十余万件，分八馆二所三陈列处，会场设于孤山、里西湖、岳庙一带，利用原有之公私祠宇庄墅，凡可用之屋皆租用之，修葺改饰外，复辟地建屋，设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第一特种陈列所、第二参考陈列所、铁路陈列处、交通部电信所陈列处、航空陈列处八馆二所三个特别处，会场面积约5平方千米。设于北山路口断桥之前的博览会进口，阶梯形之高大门楼上的一悬联描写了当时的场景：“地有湖山，集二十二省出口大观，全国精华，都归眼底；天然图画，开六月六日空前盛会，诸君成竹，早在胸中。”

因博览会，里西湖筑博览会木桥通孤山放鹤亭，以便参观者往来，又在平湖秋月至西泠桥之间铺设轻便铁轨，行驶小火车，供游客乘坐，于湖中建钢筋水泥的西湖博览会塔，北山路与葛岭路交会处建博览会大礼堂。一时间杭州西湖富丽堂皇，西湖之夜灯光璀璨，各处场馆电灯有三万八千余盏。盛会宏张，圣湖生色，益以建筑之壮丽、游艺之炫奇、参观之众多，熙来攘往，夜以继日，络绎于途。博览会经美、日等国记者报道后，国外亦闻西湖之名，一时游人如织，名流云集，极大地扩大了杭州及西湖的知名度。

根据当年筹备会议的会议记录，1928年12月3日由程振钧主持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各馆所筹备主任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议决事项，通过八馆名称及地点，其中艺术馆设西泠印社、广化寺、俞楼、杜氏寂庵等处，卫生馆设忠烈祠、文澜阁及公园，丝绸馆设照胆台及三贤祠等处，农蚕馆设王电轮庄、阵亡将士墓道、孤山林社、徐公祠一带，矿业、水产馆设葛荫山庄、杨庄、惠中旅馆、地藏寺等处。

但在10天后的1928年12月13日，由程振钧主持的筹备委员会各馆所筹备主任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修正八馆名称及地点，对以上馆所的地点进行了调整，艺术馆设照胆台、三贤祠、陆宣公祠等处，卫生馆设西泠印社、盛公祠、俞楼及杜氏寂庵，农业馆设忠烈祠、文澜阁及公园，丝绸馆设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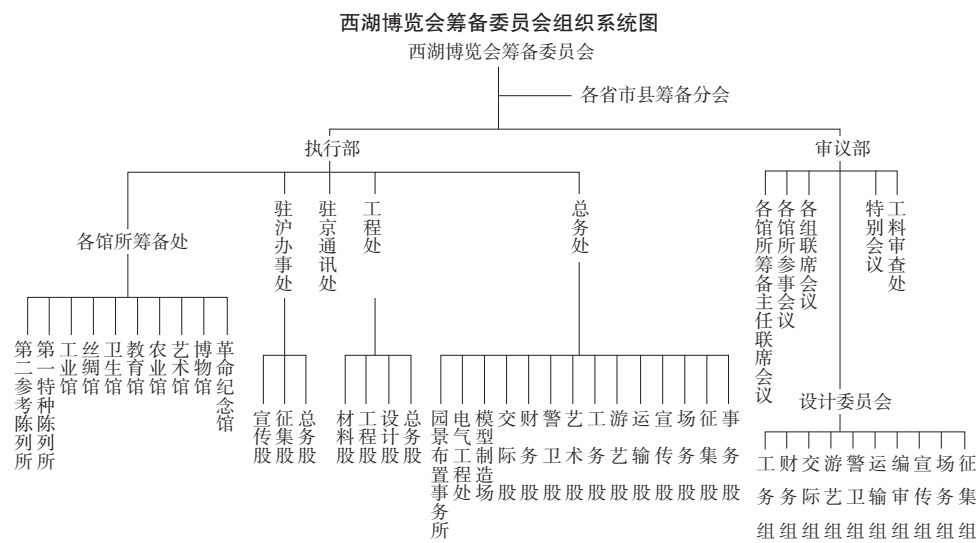


图1 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组织系统图



图2 西湖博览会会场全图



图3 浙江省政府主席、西湖博览会会长张静江



图4 浙江省建设厅厅长、西湖博览会副会长、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程振钧

荫山庄、杨庄、惠中旅馆、地藏寺等处，博物馆设王电轮庄、林社放鹤亭、徐公祠一带。

因此，可以看出对于各馆所的设置，曾经有过变化，西泠印社曾是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的拟设点。

二、设为西湖博览会卫生馆的西泠印社

西湖博览会卫生馆以“办理全国卫生之行政，训练民众，咸卫生化而造成身强体健之民众，用以负荷救国之重任，挽回民族之衰靡”为目标，正如卫生馆的馆歌所唱“快快病夫耻雪，昂昂千里驹行”，以“宣传卫生，改善国民体格”为目的，借用了西泠印社、俞楼、杜氏寂庵、盛公祠四家私宅祠堂，并新建了八角茅亭、玻璃室，面积约28756平方米，东与教育馆为邻，南面西湖，西界西泠桥临时商店，北隔里西湖。考虑火患，为防不测，向太古、锦隆两家保险公司，投保火险，以策万全，保险金分别为西泠印社5000元、俞楼10000元、杜氏寂庵15000元、盛公祠2000元，展品保险6万元。馆长朱其辉从日本留学回来，任杭州岳王路上的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总干事是沙古山，共聘参事63人，高等顾问1人，工作人员55名，展览内容分为医学、药学、食品、嗜好品、化妆品、运动器、保健、防疫、卫生教育、学校及工场个人卫生、肺病传染等十二部分，既有实物模型和标本，也有各种图表，以资比较，其他如人日常在公共场所的防范之法，传染疾病的消毒之道，育儿之常识，生产之指南，食物之化验，药物之应用，莫不详细陈列，“俾参观者一入本馆，人人警惕于不卫生之危险，而观览所得，亦可具无量数卫生之常识，而炼成强悍之国民”。除了前期筹备移交及征集外，卫生馆征集展品3237件，参观人数200余万人，每月参观西泠印社的人数还大大超过百年后目前每月的孤山客流量，可以想见当年孤山上之盛况。

表1 西湖博览会卫生馆参观人数统计

	六月 (六日起)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二十日止)	合计
参观个人	373454人	455494人	538403人	444919人	250133人	2062403人
参观团体	145个团体，4028人					

且看装扮成西湖博览会卫生馆的孤山社址。从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湖博览会参观必携》中的卫生馆参观记中，我们可以略见昔日西泠印社“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概况：“西泠印社的当街门口新建了环洞桥般的卫生馆大门，大门上绘裸体男女小孩，东面西面各三人，少见者以为奇观。”

卫生馆的绿化也更加精美了，种上了芙蓉、大理花、半枝莲、海棠、石竹、石兰、金鱼草等132棵花草，种下了5棵桂花和18棵垂柳的树木：“西泠印社素为全湖名胜最胜之处，全湖景色，均在眼底。杭沪文人词客，辄假兹宴集，故所藏金石书画极富，平日中外游人慕名来者，莫不留连不忍去。寂盒、俞楼，一为私人避暑之地，一为德清俞曲园讲学读书遗址，故结构均精雅华美，盛公祠则为武进盛氏私祠，今已年久失修，仅存梁栋而已。故本馆征集之各出品，均在西泠印社及寂盒、俞楼三处，利用原来风景因地制宜，随处布置陈列之室，或在山麓，或据泉旁……”

卫生馆的新建建筑也值得一提。在题襟馆之旁，建筑八角休息亭；又特建了八角玻璃陈列厅，



图5 卫生馆大门设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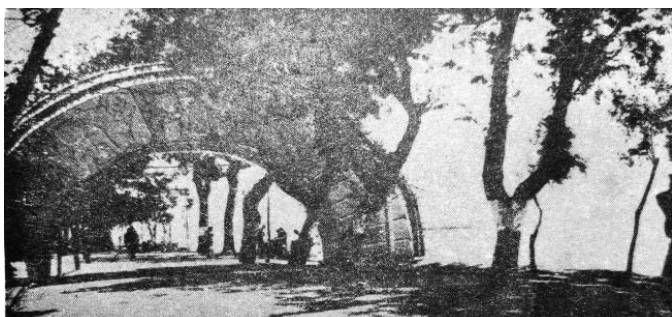


图6 西泠印社门口的卫生馆大门



图7 吴昌硕纪念馆为通俗卫生教育部



图8 题襟馆前的八角亭

作为钩虫皮肤感染病之陈列室；在盛公祠的空旷地带，筑跑冰场，备跑冰鞋，以供游客跑溜之用，夏季时还在此放露天电影。另外还仿照欧美各工厂学校建筑，建六角形的厕所。^①

我们从参观路径来回放西泠印社当年孤山各处的布置场景。西泠印社入口之处，其进口之东厢，为出品保管室。向前过水泥栏杆桥，折向西入柏堂为卫生馆药学部，以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出品较多，第一组陈列室位于柏堂前，有左公遗像挂此，堂为三间大厅，四面均为玻璃轩门，堂外为走廊。由此出口向东行，为东厢化妆品部陈列室。再向西行，经柏堂走廊入竹阁为药学部第二组陈列室，阁为六椽小室，前有蒋公遗像挂此，阁外假山之旁，有新造亭形六角小便所。再由竹阁出口，折向西为西厢，有嗜好品部及食品部陈列室在此，复由此出口经石门旁为石交亭及新新室，西湖博览会招商承办的英华及庐山二照相馆驻此，参观人欲摄影者，可在此接洽焉。复向前进，为老无极亭，即为西泠印社碑帖书画经售处，左边数峰阁为卫生馆杂务课办公处驻地，右边斯文奥为卫生馆总办公处。再向前行，为山川雨露馆，设为个人卫生部，门上挂着的对联为：“肺癆梅毒砂眼麻风足以丧身亡国，早起运动清洁节欲即能保族延年。”另一组陈列室为宝印山房，设为个人卫生部第二组陈列室。再上台阶即为四照阁，门额上新悬“防患未然”牌匾，两旁对联为“防疫如防火，人人有责；强种先强身，代代遗传”。登阁远眺，湖山风景，全部在望，卫生馆保健部第二组、防疫部第二组之陈列室在焉，而无线电话收音机亦驻此。对面为新造八角休息亭，游客在此休

^① 王国平总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续辑》第六册《西湖博览会史料 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息而啜茗，既可饱览风景，又可清聆雅曲，卫生馆休息之处，以此为最。复由此向东行上石阶折向北为题襟馆，题襟馆上悬着白布对联“古来宗教遗风迷信瘟疫流行全由魑魅魍魉作祟，近世科学实验确知病原传染都因蚊虫跳蚤微菌为灾”，防疫部第一组陈列室在焉，北面为鹤庐，卫生馆第二办公室。再由题襟馆出口，向西行，绕华、严经塔，跨石桥，沿文泉前进，华严经塔上以电灯连成“卫生馆”三大字，入夜中，灯光璀璨，分外醒目。再向西行，即为新建八角厅，为保健部第三组钩虫皮肤感染陈列室，为参观者兴趣起见，特制成人体模型，用电光流走全身，状钩虫寄生滋长之态，故游人莫不诧为新奇，参观者极多。再向西行，经汉三老石室，即为观乐楼，楼为三大间，三面有窗，分上下二层，楼上为西泠印社贮藏匾对之用，楼下即为卫生馆的通俗卫生教育馆，系国民政府卫生部出品专室。如向东行经贞石亭，即为女厕所，旁为太平门。若由观乐楼出口过葡萄棚下石阶，即为寂庵矣。参观人如因疲乏不能下阶往寂庵者，则该葡萄棚与汉三老石室之间，另有便门，可由此便门前进。沿潜泉过遁庵复向西行，经还朴精舍，而入俞楼矣。寂庵为宫殿形，三大开间，房屋一座，分上下二层，上层为该室主人自居，下幢为卫生馆医学部第一组陈列室也。复由此出口前进，出寂庵上石阶经鉴亭之旁，第一男厕所在此。再向西行，即为遁庵，卫生教育部陈列室在焉，室为三大间，左右四窗，中有轩门，轩门后有池，曰潜泉，泉水产淡水母。每届夏令，为该水母繁殖之期，岩之上，有坐像，金石家吴潜泉也。如由遁庵出口，沿栏杆向西行，折而南，即为还朴精舍，是卫生馆阅报室、聚餐室也。复向前行，入俞楼矣。俞楼为德清俞曲园讲学著书之地，有俞曲园双齿冢，旁有平屋一间，曰小蓬莱，是卫生馆学校卫生部陈列室也。再向前进，经灵松阁旧址、彭玉麟梅花碑，折而东即为俞楼大厦矣。楼为三大开间，前后开窗，分上中下三楼，一楼为医学部第二组陈列室，由此室内上楼，为医学部胎生组陈列室，计有省立女子产科职业学校及私立济生产科学校两处出品，三楼为卫生馆职员卧室。参观人在胎生组参观既毕，可沿走廊下楼，复由此向西行，出俞楼折而北，第二男厕所在此。跨六角门，即为盛公祠矣……



图9 卫生馆医学部全体人员在柏堂前摄影



图10 卫生馆之一寂庵

当然，政府征用房产也并不是无偿的，也适当给予租金。从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财务预决算报表看^①，卫生馆四处房产的租金为1067元，房屋的修理费为4242元；十二个部分的展览布展，滑冰场、电灯牌楼、特种模型、装潢点缀、酒精药品、征集旅费等费用为12080.7元，其他人员薪水、办公经费、制服费等共11506元，卫生馆售票收入1154元；引入英华照相馆、庐山照相馆，租金各为60元；展览期间西泠印社碑帖书画经售处仍在经营中，向政府交纳西湖博览会商店电灯接火费5元；此外，西泠印社还向西湖博览会支付广告费40元。西泠印社内新建的卫生馆八角亭（建筑费646.3元）、卫生馆木茅亭（建筑费130元）、卫生馆半山茅亭（建筑费28元）在博览会结束后，由杭州市政府令市工务局接收，有的原材料被拆下由政府处理，有的仍在原址保留，如题襟馆前的八角亭在很多老照片中仍可见到。

近百年风霜雪雨，潜泉中的淡水母依然鲜活，孤山的大部分建筑在一代代西泠印社中人的精心维护下，依然保持完好，新新室（根据社志应为心心室）、长老无极亭、数峰阁、斯文奥、贞石亭、葡萄棚不复存在，盛公祠毁圯。

关于孤山社址还有一个插曲。1928年宋美龄到杭州游览，看中了西泠印社所在地孤山，提议将孤山改为中山公园。丁辅之、叶为铭等人闻讯后，急切谋求保全之策，当时西泠印社社员马衡正任职于刚刚成立的古物保管委员会，接到如何保全印社的信息后，他便与丁辅之等商议，拟以古物保护为名，申请在西泠印社设立分会。恰逢1929年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孤山的西泠印社被辟为西湖博览会的卫生馆，前后历时半年之久，争取了时间，而马衡也担任西湖博览会艺术馆参事，参与西湖博览会的评审工作。待西湖博览会一结束，马衡旋即在西泠印社挂起“全国古物保管委员会浙江分会”的牌子，后又经过多方协商交涉，最终使西泠印社的社址得以保留。^②

三、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的筹备及风波

1928年3月，29岁风华正茂的林风眠，被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任命为国立艺术院（后改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现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兼教授，在此之前，留法回国的林风眠先生已经得到西方艺术界的高度赞誉，被称为“中国现代绘画先驱”。在林风眠组阁的国立艺术院，汇集了林文铮、李朴园、李金发、刘既漂、王子云、王静远、吴大羽、蔡威廉等留法、留欧的艺术家，由于经费不足，无力新建校舍，向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商借西湖平湖秋月边的西湖罗苑作为国立艺术院校舍。

设立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的目的，是希图由艺术的美，激发和养成国人的富于同情的气质，鼓励国人勇猛进取的精神，希图由艺术的美的鼓励，养成国人不折不挠的气质，使中华民族成为不落人后的民族，而与列强争衡。

首届西湖博览会是民国政府官方举办的大型活动，自然官办机构是其中主角，近在咫尺的国立艺术院，不仅留法教授刘既漂任艺术股主任，负责西湖博览会的建筑设计、视觉策划、场务工务

^① 王国平总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续辑》第六册《西湖博览会史料 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646—722页。

^②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方遥选编：《马衡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等工作，院长林风眠在筹备初期就担任了西湖博览会艺术馆馆长，李朴园为总干事，下设参事会，还根据地区来分配各参事名额和人选，负责展品征集和筹备。在杭州的参事有林文铮、吴大羽、刘既漂、潘天寿、王静远、汪惕予、吴沛生、陈万里、陶元庆、蔡威廉、李树化、侯慕彝、余越园、叶誉虎、王子云，在上海的参事有张聿光、张光、朱应鹏、谢公展，在广州的参事有高剑父、高奇峰、何叙甫，在北平的参事有马衡（字叔平，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吴郁周。这些参事或为艺术院校的教授，或为国内艺术领域的名家，他们在艺术创作、作品收藏、社会人脉等方面均有相当造诣和声望，筹备期间共开参事会议六次。除向各公共机关私人收藏处所竭力征集外，复请北平故宫博物院、山东武梁祠、南京古物保存所、河南龙门、山西云冈等处设立征集处代为征集，征集品计分为绘画、雕刻、金石、建筑、工艺美术、民间艺术等类。

1929年4月19日正午，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筹备主席林风眠、总干事李朴园、参事谢公展在上海宴请当时正在举办的全国美展检选委员王济远，艺苑绘画研究所潘玉良和张辰伯、张天帚父子，上海美专西画家邱代明、朱屺瞻以及马孟容、郑午昌、李毅士等海上数十位中西画家，相继报告了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的筹备经过，希望把西湖博览会的艺术馆筹备得更周到、更完美，能避免全国美展的弊端。对于参展画家出品数量限定、展览征集细则以及后续的评审，参会者意见不同，有人认为全国美展审查委员的产生过程及工作方式没有公开，是暗箱操作，很难像法国沙龙展那样，以严苛公正的审查面对一切参展作品；还有人建议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的筹备，为节省手续计，不妨将全国美展的出品，做一个参考，“如果好的作家，或有名的作家，一律通约特约，免去审查”^①。对出品审核的不同意见，为日后艺术馆的风波埋下了伏笔。

除了西湖博览会艺术馆大门、第二部之国画室系新建建筑，其余场馆均系由旧的庵堂改建而成，沿着孤山南面的东首，从照胆台、徐烈士墓地、姚公祠、袁庄、莲池庵、陆宣公祠等处，贯以茅廊，相互连贯，直到国立艺术院的分院，一路风景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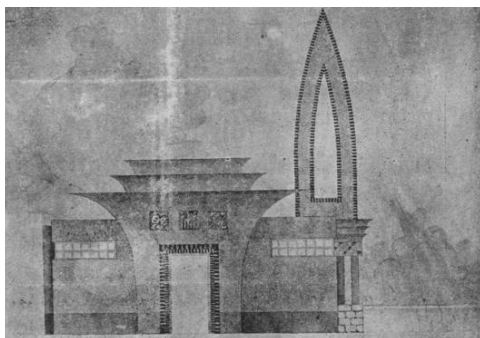


图11 艺术馆设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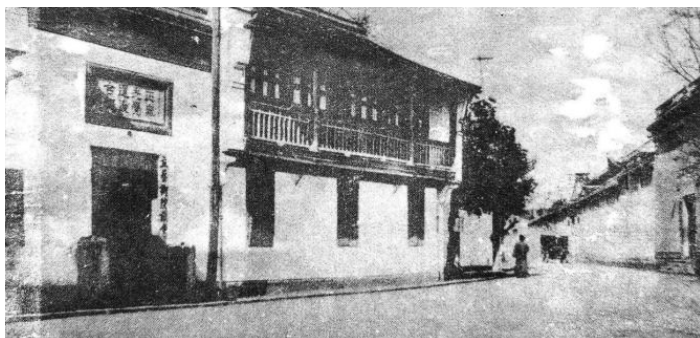


图12 三贤寺附近的艺术馆一部为西画展厅

经过筹委会半年的努力，艺术馆的筹划和作品征集按计划推进，最终共收到展品4000余件，共分为六大类。西画类：水彩145件，油画144件，粉画7件，炭画2件；金石类546件；工艺类：刺绣278件，雕漆233件，图案48件，雕塑46件，其他849件，瓷器273件，模型163件，嵌簧110件；书法

^① 樊波主编：《美术学研究》第四辑，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类：碑帖51件；国画类1240件；摄影类422件。

从作品种类和数量看，这次展览绘画作品并不多，西画和国画共占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一，西画更少。由于当时西画研习者较少，导致出品数量和质量受到影响，林风眠等人竭尽全力奔走呼号，参与者许多是与林风眠私交好的艺术家，其中林风眠所创立的艺术运动社的同人和国立艺术院教师的作品就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湖博览会参观指南》一书中的艺术馆指南类似参观游记，记录了艺术馆刚开始时的场景：第一陈列室油画约120件，唐蕴玉油画《虎丘》，吴贞油画《北平前门》，阅之无异旧地重游；朱屺瞻油画《劳苦》，陈策云油画《五卅及车夫》，林风眠油画《痛苦》，入览者咸极注目。盖一种不平等现象，足以感动人者，至深且远也。

林风眠为这张巨幅油画《痛苦》花了半年时间创作，是林风眠运用人体造型铸成的建筑性构图，表现的是他对中国社会之一瞥，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和看法：

以言民情，则除蒙蒙无知，不知国家、社会以及人类为何物者外，便只有贪狠毒辣的惨杀或被惨杀，以及血枯汗竭的断喊凄嘶！……不死于盗则死于兵，不死于病则死于穷。至其极，死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强掠苦索鞭楚刑烙之下！

以言经济，一面是贪官污吏以及军阀走狗们的腰缠十万，厚榨民脂，以供其花天酒地……一面是农工商人的汗流浹背，辛苦奔波，以其所有供给官吏兵匪之豪用，家则妻啼儿号，己则茹苦尝辛！

以言政治，在军事则年有战，月有战，日日有战，无时不战，而终无干戈底定之一刻！在政务则贪险者为民上，无所不用其极，阴谋勾结，弄得昏天地黑，一塌糊涂……可怜的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者暗伸巨掌于我国境之后……凡为中国的小民者，其生命财产命运，更无半丝之保障，随时随地可以死矣！这就是“中国的小民”的《痛苦》！^①



图13 林风眠《痛苦》布上油画 1929年 登载于《良友》第38期

当时展览的艺术评论中赞誉林风眠“在中国是顶放胆的一个画家”，主要指其构图；也有的评

^① 朱朴编著：《林风眠全集·5 年谱》，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论认为林画的裸体多怪气，用色沉闷，就算形式有美感，“可是我们在那儿寻找不出伟大性来”。

艺术馆展览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来杭州参观西湖博览会，对艺术馆颇表不满，尤于一部分西洋画，表示不快，以“新十殿阎王”批评林风眠的油画作品《痛苦》，以“殊足惹人反感，为邦国羞”^①来形容此画。1929年8月1日晚，西湖博览会副会长程振钧和浙江省党部及省府委员们举办了欢迎宴会，8月2日戴季陶进行了《西湖博览会与文化的进展》专门演说。他赞扬了西湖博览会，认为“西湖博览会视（日本）明治、大正两会，实过之无不及”，还指出说：“我们更要进一步，立一个极大的志向，用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以至四五百年的工夫，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化，总有一天将由蒙古发展到西北利亚，由西北利亚发展到欧洲去。中国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创造文明，而不被文明迷住，那才有很大的前程。从古以来，野蛮必被文明所扑灭，但是堕落的文明，也会被野蛮所打倒。”

还有一种说法是林风眠的《痛苦》引发了蒋介石的质询：“青天白日之下哪来那么多痛苦？”^②这些批评对林风眠等艺术家来说是当头一棒，巨大的压力之下，林风眠只能被迫辞职。在1929年8月14日程振均主持的西湖博览会执行部委员会议第十二次上，通过了艺术馆馆长林风眠辞职，拟由组织委员会接管该馆事务，在8月28日程振均主持的西湖博览会执行部委员会议第十四次上，决议通过了追认的艺术馆委员会组织规程，由艺术馆组织委员会接管馆务，聘任邹适庐为主任委员，林风眠、王湘泉、俞序文、徐曙岑、胡穆卿为常务委员，高鱼占、高欣木、袁巽初、余越园、叶叶舟、叶誉虎、王鲲徒、李朴园为委员，并将该馆分为甲乙两部，以李朴园为甲部总干事，叶叶舟为乙部总干事。由此艺术馆的组织工作可以说急转而变，林风眠由馆长变为委员，实质上已经退出了艺术馆的工作。由此，林风眠受欧洲绘画的影响，以《人道》《痛苦》等作品为标志，早期反映现实问题的悲剧性主题作品，发生了转变，悲愤、生命问题以及人道主义思想为新出现的和平静谧的表现形式替代，仕女与仙鹤的描绘与表现构成了他表达自由的艺术风格。



图14 艺术馆参事及职员（甲部）



图15 艺术馆全体同人摄影

原来由国立艺专为主导的艺术馆执行组织，一分为二，杭州的金石书画收藏家成为艺术馆举办的主要力量，西泠印社的实际日常管理人叶叶舟被官方认可，成为西湖博览会艺术馆乙部的总干事。

① 张相森、包礼祥：《1929年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的筹备与展示设计研究》，叶青主编《艺文论丛》第9辑，江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② 吕澎：《中国现代艺术史》，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四、西湖博览会艺术馆中的西泠印社

西湖博览会虽然是全国性的博览会，但是从展品征集和人员筹备来说，还是以浙江杭州地方出力最多。西泠印社作为杭州本地汇聚金石书画及收藏精英的组织，一开始就进入政府的视野，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以下简称“早期社员”）和西泠印社早期赞助社员（以下简称“早期赞助社员”）其实从西湖博览会筹备初期就已经参与事务。

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设于浙江省政府建设厅内，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16日开始正式办公，同月27日于旧省教育会召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征集组的第三次会议内容就是向本地金石书画收藏家王湘泉（王锡荣，早期赞助社员）、胡穆卿（胡希，早期社员，杭州胡庆余堂后人^①）、丁辅之（丁仁，西泠印社创始人）、周湘舫（周庆云，早期赞助社员）、王潜楼（清末宫廷画家，西泠书画社创办人）、俞福保（俞馥葆，早期赞助社员）诸先生接洽，征集金石书画出品事宜，在第八次会议中增聘邹景叔（邹适庐）、叶品三（叶为铭、叶叶舟，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竹人（王云，早期社员）三君为委员，征求杭州市金石书画古玩。艺术馆的第三次会议纪要的征集内容为：“（1）请征集组向山东筹备分会征集武梁祠石刻及岱庙壁画。（2）向西泠印社征集碑帖印章及石刻。（3）向湖南征集刺绣。（4）向南京征集古物保存所之古物。”

从会议纪要看，西泠印社以金石收藏之名取得公私的认同，西泠印社碑帖、印章及石刻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重要文物一样，列入艺术馆的来源，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团体出现在组织工作中，这些杭州的金石书画家，很多也是西泠印社社员或者赞助社员，由叶为铭为总干事张罗主事。

这场官方盛事，西湖博览会的组织者均为公职人员，会长张静江为早期赞助社员张石铭（张钧衡）的堂弟，在聘请的高等顾问及顾问人员中，政府高官、金融业资本代表人物、社会名流是其中主要部分，与西泠印社中人关系密切的王震是张静江的同乡，作为上海商界与政界领袖担任西湖博览会评议部委员，还曾为1929年西湖博览会结束后出版的6卷册《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题词，邵裴子（中期社员）作为浙江大学校长担任西湖博览会执行部常务委员，吴昌硕的外甥诸闻韵也担任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孝丰县分会委员。《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并未记录当时艺术馆的风波及人事变动，但是根据《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和前期出版的《西湖博览会筹备特刊》以及《西湖博览会参观指南》等记录，艺术馆的人员在组织架构中是变化最大的。如前所述的改组后14人组成的艺术馆组织委员会，邹适庐任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林凤眠（原任馆长嗣改组委员会任斯职）和委员李朴园来自国立艺专，其余常务委员和委员中，王湘泉（王锡荣）、俞序文（俞人萃）、胡穆卿（胡希）、高欣木（高野侯）、叶叶舟（叶为铭）为西泠印社中人，与艺术馆委员余越园（余绍宋）、徐曙岑（徐行恭）、高鱼占（高时丰）、袁巽初（袁思永）、王鯤徒（王式园）共同是1928年在杭州城东金衙庄“皋园”成立，以研究书画为主的东皋雅集成员。西泠印社与东皋雅集来往密切，在西泠印社的雅集活动中也有余绍宋等参与的记录。

艺术馆的甲部分为建筑组、工艺美术组二组，乙部分为金石组、古玉组、书画组、工艺组、陶

^① 马克锋：《荣氏家族》，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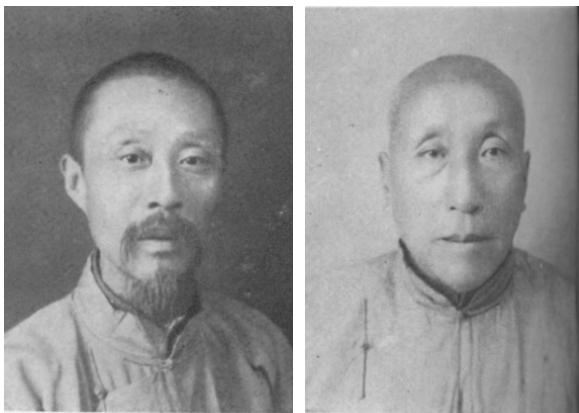


图16 艺术馆主任委员邹适庐（右）、总干事叶为铭（左）



图17 乙部全体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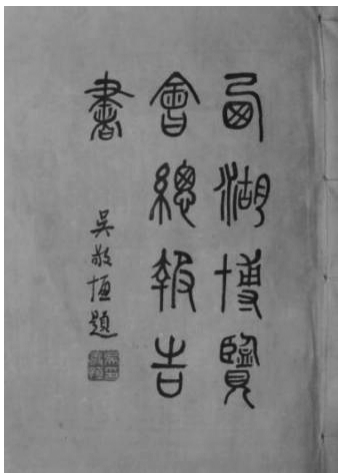


图18 《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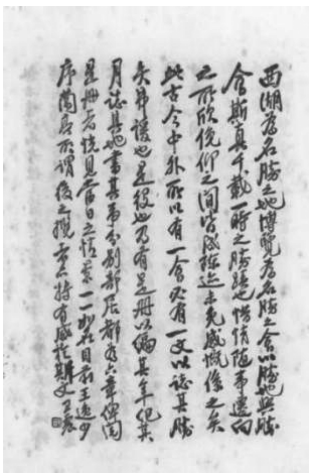


图19 王震为《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题词

瓷组、摄影组六组。乙部主任邹适庐是前朝举人，金石收藏家，总干事叶为铭负责组织管理，文书课助理干事张子祥（张景星）、张韵蕉（张惟琳），陈列课主任干事洪承德、助理干事俞馥葆（俞文镛），管理员金鄂生（金有麟）都是早期赞助社员或者社员，管理员中叶永青为叶为铭的长子。

137天的展览，参观艺术馆的观众达到了171万人之多，可以想见组织管理之不易。而在西湖博览会闭幕后，大会成立结束委员会，经过一年，至1930年10月事后撤销。尽管组织者一切开支力求撙节，扫尾工作总用银33797元，艺术馆甲部结束用银489.5元，艺术馆乙部六个组仅用银150元，可见乙部组织者的高效节省。

表2 西湖博览会艺术馆乙部职员表

职别	姓名	字号	籍贯	通讯处
总干事	叶为铭	叶舟	杭县	杭州紫城巷八号
文书课主任干事	邹祖赓	颂虞	海宁	又 白莲花寺前十三号

(续表)

职别	姓名	字号	籍贯	通讯处
助理干事	张景星	子祥	杭县	又 兴业银行
	张惟琳	韵蕉	杭县	又 城站许衙巷
陈列课主任干事	洪承德		杭县	又 义民巷二号
助理干事	俞文镛	馥葆	杭县	又 崇宁阁七十号
	汪子春		杭县	又 里仁坊巷十一号
保管课主任干事	吴沧海	一粟	杭县	又 柳翠井巷三十五号
助理干事	千元圭		绍县	又 梅花碑四十二号
	僧陀		江苏吴县	又 湖滨路三十四号
杂务课主任干事	邹颂麟		杭县	又 储蓄银行
助理干事	秦寿恒		杭县	又 十五奎巷七十九号
管理员	金有麟	鄂生	杭县	又 丰和巷九号
	叶永青		杭县	又 紫城巷八号
	韩晓青		杭县	又 柳翠井巷二十六号
	钱季奎	超然	诸暨	又 王衙前四十七号
	毛云孙		杭县	又 赛西湖
	程志远		安徽婺源	又 惠中旅馆
	秦伯容		杭县	又 法轮寺弄八号
	陈汲夫	积甫	杭县	又 拱埠三德里七号
	莫华丽	首明	吴兴	又 东浣纱路洪福里二号
	邹守贞		海宁	又 忠清巷一百〇一号
	邹蕴如		海宁	又 白莲花寺巷十三号

五、勤艺堂邹家与西泠印社

以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邹适庐为代表的邹家，在艺术馆中有文书课主任干事邹颂虞、杂务课主任干事邹颂麟，管理员邹守贞、邹蕴如共5位人员，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注意，在以往西泠印社的社史研究中未曾涉及。

邹适庐（1864—1940），原名维祺，又名寿祺，号景叔，因得汉“邹安”银印，遂改名为邹安，浙江海宁长安人，登记住址为杭州市忠清巷101号。

其父亲邹存淦（1819—1903），字俚笙，号师竹庐主人，室名“耕暇堂”，为著名的藏书家，诗人，监生，海宁长安镇万家渡人。^①精于地方掌故，工诗词，精音韵之学。本不知医，因感吴师机《理瀹骈文》专论外伤，为医家别开生面，遂师其意，于光绪初收集外伤治方2300多个，分门

^① 钱善、李瑞芝、金晓董编著：《海宁历代医家学术要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页。

别类，辑成《外治寿世方初编》4卷。一生未仕，致力著作，勤于收集乡土逸事、地方掌故，辑有《修川小志》1卷。太平天国避乱居绍兴斗门镇，原藏书万卷十存一二，庚午年（1870）年携眷居杭州白莲花寺前（新华路北段忠清巷）。长安十万卷藏书散失十之九后，邹存淦在绍兴杭州遇书则收，亦渐积至一万八千余卷，建立了勤艺堂，藏书之余则著述，著有《解颐新录》1卷、《酒筹新编》1卷、《耕暇堂诗词稿》、《耕暇堂琐记》、《张戡考声辑存》、《重辑诸葛颖桂苑珠丛》、《五代史记钞》、《外治寿世方》、《七十以外吟》1卷、《海宁金石目》2卷、《客居所居堂稿》、《己丑曝书记》、《田家占候集览》，抄本有谢瑛编《古握机经传》6卷、倪志雄《产宝》1卷。

邹适庐为次子，肄业于安澜书院、诂经精舍、崇文书院、宁波辨志文会、上海求志书院，俞樾弟子，治《公羊》，通金石。光绪十七年（1891）优贡第5名，乡试第8名举人^①，1898年会试中式，1900年官衢县知县，其间聘余绍宋为龙游凤梧书院山长，一时从学者众。光绪二十九年（1903）补殿试，为进士，宣统二年（1910）补授江苏丹阳知县，历任苏州高等学堂监督、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邹适庐曾在民国初期加入黄宾虹发起的“贞社”，与赵叔孺、吴昌硕等共同研习金石书画，后任哈同夫妇创办的仓圣明治大学教授，并曾引荐同乡王国维（1877—1927）进入哈同花园，曾编辑《艺术丛编》第一至二十四期，主要发表金石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藏书频多，又喜收名贵碑拓。所珍藏之书有《复堂董子定本》二十四篇，为仁和谭献编定之手稿本；《外治寿世方二编》四卷，为其父手稿本，均为稀世孤本。此外集拓陶文二百多种，并汇集四方缺佚的古砖拓墨，印成《广仓专录》，又加以校补，已印、未印的有八百种。关于金文，更为其所瞩目。民国初年，为周湘龄编辑《周金文存》《梦坡室获古丛编》，用新的分类学将汉代器物分为礼器、乐器、室用器、计量器、明器、兵器、佛像、杂器，共八类，有考释，除藏者与作者外，亦采外人之说。为南浔顾寿松容斋编《两猷斋藏器目》，又为寿松弟寿臧编《石林山房彝器文字目》^②，又自辑有《古石抱守录》三卷、《双王录斋金石图录》、《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考古学家陈直（1901—1980）曾在《汉封泥考略》一文中说：“福山王氏，吴县潘氏，吾乡刘氏，海宁邹氏，上虞罗氏，吴兴周氏搜集佚颐，蔚为专家。”^③民国二十三年（1934）九月余绍宋主编的《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第一期，刊登邹适庐为首，项兰生、余越园、陈伯衡、高野侯、邵裴子同启的童大年润例，隐示了邹的地位。故邹适庐领衔的海宁邹氏勤艺堂，因为家学渊源，其举人及前朝官员身份，在金石方面的学术成就，其掌眼的哈同、南浔周梦坡、南浔顾家均为巨富前列，可谓当时金石书画的权威人物。邹适庐卒于1940年抗日战争时，所藏典籍，人亡书散，家中保藏的数千张金石拓片及勤艺堂藏书也在其后散出。周作人曾购买到勤艺堂藏书数种，多有题跋为之留鸿泥之迹，留下勤艺堂的考证痕迹。

邹祖赓，字颂虞，邹适庐子嗣，生卒不详，生平信息极少，能在文才出众的张子祥和在杭州市教育部门任督学的张惟楙之上，担任文书课主任干事这一重要职位，应不乏个人才干。查1914年11月民国《政府公报》，有民国三年十一月三日发的内务部告示，第三届知事试验考取人员分发单，

① 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②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杭垣旧事》，2001年印本，第39页。

③ 陈直：《汉封泥考略》，见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页。

浙江邹祖赓分发山东任知事^①。1934年在永嘉政府任公务人员，1934年4月7日《温州民国日报》刊永嘉县政府召开第二十九次区政会议，出席者李光觐、邹祖赓……主席张感尘（邹祖赓代）。在《衢州文史资料》第6辑中有一篇《乡贤郑渭川先生》中提及，1934年杭县的邹祖赓老先生在永嘉县当民政科长，熟稔编写《衢县志》的郑渭川先生文墨云云。邹祖赓应该是当时政府有一定职务的公务人员。

在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中，有邹建侯其人。根据西泠印社戊子重九（1948年10月11日）编印的《西泠印社社友题名》，邹建侯，字贻孙，斋馆号静斋，年龄70岁，出生年月为光绪己卯（1879），籍贯浙江杭州，通讯处为杭州小福清巷8号。经查民国地图，邹适庐登记的杭州忠清巷101号，邹颂虞登记的杭州白莲花寺前13号，邹建侯登记的杭州小福清巷8号，均在目前新华路、长庆街、庆春路合围处，应该是邹家几代人的相邻而居住宅，这是不同时期的地名牌号。由于杭州城市发展，这三条巷目前都已经不在。



图20 艺术馆文书科三位人员正在办公

邹建侯曾于1913年1月13日，与吴昌硕、吴隐、丁辅之、叶为铭、王福庵、马衡等西泠诸友同游杭州孤山，参与筹备西泠印社十周年大庆会议，在壬子（1912）石刻、癸丑（1913）石刻、丁亥（1947）石刻均有题名，在戊子重九编《西泠印社社友题名》、《志稿》卷六“丁亥题名社友”中均有记录，在韩登安、阮性山整理的早期社员和赞助社员名单中又被列入赞助社员。从邹颂虞担任的西湖博览会艺术馆重要职位来说，他应该不仅仅只有行政才干，还应兼有艺术上的能力和水平。以邹建侯出生年月，参与西泠印社的活动时间，或许与1934年在永嘉县当民政科长的邹祖赓老先生年龄相仿，故有二者是否为同一个人的猜想。这些支离破碎的历史细节，尚不足以形成我们寻找和探索真相的有力证据，故尚无准确的结论，只能猜测为可能性，且待后续更多的研究工作。

邹颂麟（1906—1948以后），字肇曾，与邹颂虞同辈，供职于浙江储丰银行总行，任文书主任。作为勤艺堂的后代，邹颂麟精通文史，雅擅书法，也曾列丁亥石刻题名、戊子重九编“西泠印社社友题名”、《志稿》卷六“丁亥题名社友”，一说也为西泠印社社员。^②据印社早期社员张锐回忆，1946年后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等筹划印社恢复事宜，丁辅之提议“请邹颂麟任西泠印社总干事，又提出吴厚庵配合邹君搞一些具体工作，但不担任名义”^③，他还在另外纪念邹颂麟的文章中细致地描述了操办过程。

管理员邹守贞、邹蕴如的登记地址，也显示来自勤艺堂邹家。可以这么说，艺术馆的工作主要是邹适庐与叶为铭的合作，来自西泠印社社友和邹、叶两家的精诚团结和凝聚力，完成了西湖博

① 1914年11月《政府公报》，政府公告，十一月五日第八百九十九号，第三届知事试验考取人员分发单，第190页。

②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撰，孙智敏校正，余正注释：《西泠印社志稿》卷六《志余》“丁亥题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③ 王佩智：《题襟遗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页。

览会艺术馆繁重复杂的筹办工作。

邹、叶两人的合作在1936年的浙江文献展览会仍有继续。是年10月，浙江教育厅为“阐扬文献，推进学风”，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由省立图书馆负责主办，教育厅第三科长张彭年和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任正、副总干事。展览会以“文献”冠名，但并不局限于通常所指的书籍文献，而是取其广义，包括书籍、字画、金石拓片、古器物、图片以及革命文献。筹委会在南京、上海两地设置征集分会，聘请隶籍或寓居杭州的金石书画界的翹楚分组担任各类文献的负责人和指导专家，邹适庐、叶为铭为古器物组正、副主任^①，此乃邹、叶在西湖博览会后的又一次搭档组合。

邹家在20世纪西泠印社成立之初到1937年前，与西泠印社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这点无论从早期资料、石刻还是张锐的回忆，抑或丁利年先生的《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状况研究之我见》文章都可以印证。但是抗战胜利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邹家勤艺堂及后人的消失令人唏嘘。

六、西湖博览会金石书画艺术品研究报告

西湖博览会成立陈列品研究委员会，对展品进行评审。一般是原有各馆所筹备处参事会扩充而成，所聘委员皆专家学者，各具湛深学识，共计三百六十六人。依陈列品之性质分组研究，共分十个类目研究部，各部设主任委员一人，常务委员二至五人，主持本部事务。由于艺术馆前期由甲部征集，后期由乙部负责，故艺术品研究报告分为甲部和乙部报告。

甲部征集主要有国画、西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六大类，绣品、漆器、陶瓷器、竹器、牙器、景泰蓝、金属器、丝织品、泥人、其他等均列入工艺美术类。本文仅概要简述国画、书法、金石、文物出品，其余不赘。

（一）甲部

1. 国画。出品数量，有两千数百件，出品人在五百人以上。派别大概为纯旧派、中西折衷派、近代派、其他，形式上有“工笔”，包括“双钩”“没骨”“写意”“工杂写”。

（1）纯旧派。这派作品中功力厚的，如楼虚《烟林话月》，陈敖身《留穷图》，管一得《秋山》，李祖韩、李秋君《云山》《仿米》，郑午昌《黄山梦影》，郭兰祥、樊熙、许征日、王宽、蔡叔慎、韩仕淑、赵庆涛、沈剑知《山水》，邓春澍《红绿梅》，张善孖《虎》，陈子奋《双钩海棠》，房虎卿《墨龙》，吴观岱《人物》，金健吾《赤壁夜游》，马孟容《雨菊》，钱仲则《春山》，张红薇《花鸟》，虞澹涵《重峦叠嶂》，吴子鼎《人物》，清如女士《秋山》，陶晏如《溪山》，吴士绥、宗履谷《花卉》《山水》，王璞山《牡丹》，嘉兴县女中《人物》。其余稍板滞的，如高颂尧《猫柳》，龚元吉《山水》，题笔尤逊。伊嵩申《菊花》，茎上点太多，叶太嫩；沈寿晋《山水》题字与画最不相称；郁观海《芦雁》，陆也佩《芦雁》，徐且容《曲槛回廊》，胡克敏《飞瀑》，上下远近，欠合理法；魏病龙《山水》散漫，卢新兰《牡丹》太生俗；徐石雪《竹石》，竹的用笔薄弱如杨柳；王振鳞《石头记》，陈育青《虎》，沈安兰《芦雁》，王达《牡

^① 徐清：《民国杭州金石书画》，杭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

丹》，均少生气。

(2) 中西折衷派。这派作品中功力厚的，如高剑父《昆仑雨后》《荷花鹄鸪》《双笋秋虫》，气均极高，而《飞机》与《虹影》尤多生趣；赵少昂《五鼠》亦佳，题句尤好；高奇峰《虎》有生气。其余如周叔雅、汤建猷、陈颂明、何漆园、周逸峰、高韵，行笔稍嫩；鲍少游、刘刚德，描写稍拙；方人定《劳动之后》《焚》、黄少强《民间》《穷途自赏》有创造力，富于思想，唯对于国粹画的强点忽略。

(3) 近代派。这派作品，最占多数，其功力厚的，如陈迦盒《花卉》，张聿光《鸟兽》，张大千《仿八大》，王一亭《达摩》，诸闻韵《山水》《竹》，许醉侯《白描大士》，何其遇《枇杷》，武曾保《梅花》《桃花》，鲍斐先《荷》《柏》，郑曼青《草卉》，王师子《八哥》，斯道卿《兰石》，武劫斋《花卉》，顾伯达《老松》《蕉雀》，赵半跛《牡丹》，张翊《夕阳》，杨雪玖《山水》，张时敏《梅石》，王陶民《蕉》，王德惜《山水》，叶克廉指画《芦雁》，沈益斋《鹤寿》，吴啖雪《梅》，方眉轩《松瀑》，蜀道子《春兰》，马万里《凌霄》《蜀葵》，孙雪泥《扁舟秋泛》，陈刚叔《枇杷》，张书旗《菊》，林节《草卉》，张子屏《竹石》，项雪汀《竹》，张哲惠《山水》，许士骐《虎》，马企周《沙场骸垒》。其余如何维征《梅》，学缶老稍浊；黄干夫《佛》，笔稍弱；王嘯青、郑叹亚《石菊》，徐谦盒《花卉》，少神气，稍单弱；李耕粗俗入邪。

2. 书法。甲部书法数量本已极少，又有一部分被出品人领回，剩余的寥寥无几。大致可分为功夫与天才二种，若功夫与天才都有的作品则更少。王锬徙君所收藏近代名家的作品，特别陈列一室，佳品如郑孝胥、谭延闿、谭泽闿、朱古微、易培基诸氏妙笔甚多。但逐日更换，在研究时间内寓目的较少。此外各室所陈列的书件，如赵古泥行书八尺屏，颇有工力；蒙寿芝行书立幅屏联，何其愚行书联，斯道卿、王惜庵、马公愚、王一亭、郑曼青、陈守揆均多佳品；楼卜雄指头书屏，能流转自在；易维藩小楷，绝无仅有；王浚明、楼公达、童大年书法难能，徐穆如篆联、金孝泉行书、陆松笙草书、向恭伯篆书、谢乃绩行书稍嫩，胡涂对联稍重浊。

(二) 乙部

乙部展品以金石、古玉、书画、陶瓷等珍品参加陈列，所谓珍品即古董珍玩。这些器物为王湘泉、周梦坡、邹适庐、徐积余、洪承德、张苏盒、俞叙文、董鹤卿、朱鸿达、邹宾朴、胡墨卿、高欣木、张葆森、张子春、赵痴汉诸人出品，其中金石以邹、周二氏为多，书画以王湘泉为多。赘述如下，可一窥当年展览盛况。

1. 金石。对青铜器的年代、器型、做工、用途进行考证，释读铭文，以及珍贵性的解读。有商祖戊彝、商鱼父乙鼎、商父癸鼎、商口鼎、商秉仲丁卣、商亚形尊、商孙抱子形觶、商子立刀形觶、周楚者戠钟、周郡伯鸾铃、周大梁十九年鼎、周虢仲鬲、周王宜人甗、周鲁伯厚父盘、周伯藹父灵、周郑虢仲口、秦郇邑铁权、秦王陵击马柱首、秦鞶量、汉龙虎摇钟、汉宜子孙铃、汉元朔熨斗、汉金官鐙、汉鸠形水滴、汉龙虎辘轳鐙、汉河内工官弩机、汉延光弩机、汉南阳工官弩机、汉中山钱镞、周周公戈首、周燕王之戈首、周信陵君戈首、周燕王戈首、周齐陈子召戈首、秦吕不韦戈首、周率戈首、周戈首、古句兵、古矢鏃、古斤、魏正始弩机、周舒王玺、周口王银玺、汉荆王

玺古玺印、六朝龙马铜鼓、吴越黄金涂塔、明銃火药匙。

金石类中还有珍贵拓本，除了考证信息，还注出了传承序源。如朱鸿达藏西泠四家刻印出品意见为：丁、蒋、奚、黄所刻印，钱唐丁氏所藏最富。此六十七方中奚、黄不乏佳品，固可与丁氏并传耳；吴氏（吴隐，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竹松堂藏各种印章出品意见为：吴氏收金石、竹木、犀象、陶瓷各质，凡五十七种，每种各一方，且俱有名人刻面，洵大观也；朱鸿达藏赵抃叔刻印出品意见为：赵抃叔不轻为人作印，此十二方皆为傅节于所作。傅赵为金石交，宜其所刻印，皆精妙绝伦也。其他展品周毛公鼎全角拓、周召鼎拓本、周孟鼎拓本、周克鼎拓本、周蟠夔凤壶拓本、周小臣匜提梁全形拓、局鲁正叔铜琴拓、古今泉币拓本十二册、秦琅邪台刻石、汉伏生授经图、汉画像残石、蜀张桓侯破却题名、魏晋石门题名、魏曹望喜造像、魏三体石经、魏马天群造像记、晋扬绍买地券、唐大中铜磬拓、后唐造庵子记、吴越王投龙王银简拓、吴越雷峰塔宝篋经卷、吴越雷峰塔金涂塔图卷、宋冯宪等砌街记，均有详细的出品意见。另有宋临安府大城砖、宋洮河绿石砚、宋刻端石砚、宋蟾鱼黄澄泥砚、朱鸿达藏田黄石章、鱼脑端石砚、蕉叶白雕桐叶端砚、冰纹端砚也在此类中。

2.书画。对115幅宋元明清书画进行了细致点评。展品有：宋苏文忠诗翰卷、宋苏文忠诗迹卷、元管夫人墨竹、元王孟端山水幅、元赵文敏临嵇康绝交论卷、明文彦可仿待诏山水幅、明宋明之天池石壁幅、明文五峰浅绛山水幅、明末梅瞿山山水幅、明赵文俶梅花幅、明初姚公绶载回舟图幅、明张二水山水幅、明詹东图梅花幅、明赵文度雪景山水幅、明董文敏山水立幅、明宋石门山水幅、明文衡山古木竹石图幅、明唐六如椿桂并茂图轴、明徐青藤行书轴、明陈老莲草书轴、明史忠文尺牋卷、明陆叔平访碑图幅、明孙雪居朱衣达摩幅、明董文敏仿李营邱小品、倪黄合璧卷、王文安临诸帖卷、清李长蘅秋林亭子幅、清王烟客天中五端图幅、清王麓台仿荆关山水幅、清王湘碧仿梅道人山水幅、清毛西河山水幅、清王石谷绳齐图幅、清恽南田万横香雪轴、清翟云屏仿倪竹幅、清方环山山水幅、清沈芥舟洛神幅、清顾西梅朱绩堂人物山水合册、清初吴岱观诗翰轴、清初傅青主行书轴、清初八大山人行书轴、清初释石涛山水大幅、清初沈子居山水幅、清初王石谷秋山萧寺幅、清初蓝田叔山水大屏幅、清初王石谷山水幅、清初法黄石山水幅、清初高谿园山水幅、清初龚半千山水幅、清初查梅壑秋景山水幅、清雍正朱青雷山水幅、清雍正华秋岳青绿山水幅、清雍正李谷斋仿倪云山水幅、清康熙汪退谷行书、清康熙周静香高爵食禄图幅、清康熙周昆来马幅、清康熙高澹游湖乡清夏图大幅、清康熙沈狮峰山水幅、清康熙陈小莲雪山图幅、清康熙樊会公山水幅、清康熙杨西亭梅花幅、清乾隆金冬心隶幅大书、清乾隆刘文清行书幅、清乾隆翁覃溪行书诗幅、清乾隆孙渊如篆书幅、清乾隆桂未谷隶书、清乾隆钱十兰篆书幅、清乾隆蒋山堂行书幅、清乾隆丁龙泓行书幅、清乾隆屠琴坞行书幅、清乾隆奚铁生行书幅、清乾隆张复山水幅、清乾隆张墨岑山水大幅、清乾隆罗两峰佛像幅、清乾隆金冬心墨梅幅、清乾隆张瓜田山水幅、清乾隆张月川山水幅、清乾隆李琪枝山水幅、清乾隆奚铁生山水幅、清乾隆万纲冈设色山水幅、清乾隆方兰坻山水幅、清乾隆汪近人墨梅幅、清乾隆金冬心隶书轴、清乾隆李复堂鸳鸯荷花幅、清乾隆黄小松山水册六幅、清乾隆丁龙泓隶书联、清乾隆董东山山水幅、清乾隆朱爽亭墨荷幅、清乾隆王蓬心枯木竹石幅、清乾隆张船山桃幅、清乾隆翟云屏山水幅、清乾隆宋芝山山水幅、清嘉庆黄左田行书幅、清嘉庆陈曼生隶书幅、清嘉庆邓石如篆书幅、清嘉庆陈曼生酒瓮菊花幅、清嘉庆华尧民应真象、清嘉庆

朱椒堂荷花幅、清嘉庆屠琴坞山水幅、清嘉庆张夕庵竹坞听泉图幅、清嘉庆潘樵侣临董文敏山水幅、清嘉庆王椒畦山水幅、清嘉庆朱青立青绿山水幅、清道光钱叔美墨梅幅、清道光改七芎顾亭林像、清道光黄谷原山水、清道光程庭鹭山水幅、清道光汪砚山湘灵峰图幅、清咸丰汪叔明山水幅、清咸丰任渭长自画像、清同治胡荻甫篆书屏、清同治赵抃叔行书幅、清同治赵抃叔石屋洞天无尽灯图幅、清光绪任立凡金明者小像。如清光绪任伯年张子祥小像，介绍说，“伯年山水人物皆工。此幅子祥露体坐竹椅上。曾见张者，无不言其神似，补景亦古雅绝伦。观此像知国画写真之足贵也。”虽未见此画，但以描述，或可与任伯年画吴昌硕的《蕉荫纳凉图》相类也。

3.陶瓷。有周瓦高、周瓦罍、汉绿银釉大吉杯、魏太安三彩釉小几、魏瓦人像、唐绿釉立佛像、宋龙泉鱼耳号筒尊、宋墨彩白瓷胆瓶、宋映瓷瓶、宋定窑盏、明宣霁石榴尊、明时大彬沙瓶、明法华圣帝像、清康熙均霁反口胆瓶、清康熙美人霁水盂、吴粉青釉瓦灶。如介绍清康熙三彩印章，出品意见为：“此印章上作辟邪纽，下作锦毯交，画法极精。通身作淡黄釉，即俗名为麦柴黄者。纽及锦毯，缘中间紫色，康熙官窑中为上品。出品不多，为国外所重。此印通身丝毫不损，且成对，尤罕见也。”

4.古玉。有古龙璧、占苍璧、古石笏、古琮、古琥、古龙节、古绿璧、齐绿玉造像、魏绿玉狮子、汉六玉碑、梦坡宝藏玉印一盒、清端忠敏藏古玉大璋拓二件。

5.工艺类十多种。如：唐雷文制天籟琴，出品审核云：“此琴漆作蛇皮断，色泽甚古。龙池上刻‘天籟’二字，下刻‘雷文制’印，明人观款甚多。考雷文为唐大历时人，为雷威之族。见朱长文《琴史》，千余年尚保存无损，殊可宝也。”又如宋刻丝山水二幅，介绍云：“宋时文绣院有刻丝一科，其时松江朱克柔为最精。此二幅山峦树木，画意刻露，类马钦山。其丝缕之密，设色之雅，定为宋刻无疑。”

6.摄影。重点介绍的汉木简影片来自哈同夫妇，“英人司坦音博士、法人沙畹，二博士在新疆、甘肃二处，获汉人手书木简数百条。上虞罗氏曾影印，名流沙坠简。可以考汉晋以来公、私文书之程序。此十二简乃沙畹所续得者，中有一简最清晰，隶书二行，为汉人之诗。足补罗书之缺矣”。另外一件重器为秦石鼓影片，是来自马衡的出品：“石鼓在国子监，文字拓本人多见之。此片摄十鼓真形，凹凸完损，如睹原物。摄影至此，叹观止矣。上附马衡石鼓考，定为秦刻，亦确论也。”

七、西泠印社在西湖博览会中的获奖及感谢章

西湖博览会筹备后，由征集股征集展品90412件，各馆所又自行征集的数量分别为革命纪念馆3316件，博物馆4035件，艺术馆甲乙部3645件，农业部7519件，教育部12778件，卫生馆3237件，总计超过14万件。西湖博览会聘请出品审查委员若干人，组织出品审查委员会，凡出品经西湖博览会核收者，无论是否陈列，均按照品类，分组审查之。

审查为研究之复核工作，苟研究时正确无误，则所谓审查，直犹庖丁之解牛耳。凡出品除有特殊意义应给予名誉状或感谢章者，其余的均须评定分数。在九十分以上者为特等，八十分以上者为优等，七十分以上者为一等，六十分以上者为二等，由西湖博览会分别给予奖状、奖章，六十分以

下者不给奖，特等、优等、一等、二等四项共颁发3649个。

西泠印社创始人吴隐的上海西泠印社出品的雕刻各种生肖狮、象、豹、狻、鱼、鸟、乌龟、鼉等纽的金、银、铜图章获优秀奖。丁辅之所设计的聚珍仿宋版，中华书局也进行了展览，还在中华书局的特别宣传日上作为其招牌宣传：“为本局所首创，字体古雅，可与宋本并美，不惟在中国为创举，即日本亦有志未逮，本局享有专利权，为东方活字版生色不少。民国五年，孙中山先生第一部著作《会议通则》（即《建国方略》中之《民权初步》）亦由孙先生交本局刊行。”潘天寿还以“天受”之名写了一篇《丝绸馆之使命》，发表在丝绸馆特刊上。

所有出品，经分组审查评定等第，其不列等者，亦分别致谢，以酬其参加本会之热忱。依据审查报告，对于捐赠物品，送馆陈列者，视赠品之多寡，按颁布条例，呈请国民政府颁给奖章，或由浙江省政府给予褒状，共颁发感谢状643个，感谢章568个。

（一）感谢状

艺术馆甲乙部未参加等次评奖，出品者按评审由西湖博览会赠予感谢状。金石书画部分整理如下：

1. 书画出品获感谢状的人员，计112人

江都谢清如、吴县陈伽鑫、武进邓春澍、武进房虎卿、无锡王璞山、无锡吴观岱、李祖韩、李秋君、金健吾、马企周、马孟容、张红薇、宗履谷、张善孖、张聿光、鲍姜先、张大千、张子屏、王一亭、虞澹涵、许醉侯、郑曼青、王师子、王陶民、陈刚叔、张哲惠、项雪汀、顾伯达、赵半跛、孙雪泥、张时敏、沈益斋、郑午昌、张书旗、许士骥、高剑父、杭州王鲲徙、杭州市王石城、天目山禅源寺香叶簪（注：俞序文）、嘉善吴啖雪、孝丰诸闻韵、奉化方眉轩、萧山陈赘身、诸暨斯道卿、楼虚、管一得、郭兰祥、樊熙、许征白、王宽、蔡叔慎、赵庆涛、沈剑知、杨雪玖、王得惜、钱仲则、陶晏如、张鼎、陈子奋、马万里、何其愚、武曾保、吴士绥、武劫斋（注：与武曾保同一人，重复发奖）、叶克廉、林节、吴子鼎、赵少昂、浙江镇海江森裕、武进胡克敏、江阴沈安澜、丹徒郑叹亚、魏病龙、陆也佩、汤建猷、方人定、湖北卢新蒲、刘刚德、杭州蒋竹荪、杭州王竹人、杭州金鹤生、杭州高乐园（注：应为高络园）、杭州邹容圃、杭州孙箕裘、杭州陈育青、杭州梅玉阁（注：高野侯斋名）、杭州胡庐、杭州餐菊主人、杭州寿芝阁（注：张景星斋名）、杭州汲古轩、富阳王嘯青、富阳徐廉鑫、余杭高颂尧、绍兴沈寿晋、绍兴郁观海、绍兴徐石雪、萧山龚元吉、萧山王达、诸暨楼卜雄（指书）、兰溪徐旦容、义乌季春荣、王振麟、伊嵩中、何维征、黄干夫、李耕、林叔涛、楼公达（书法）、陈颂明、何漆园、周逸峰、高韵、鲍少游。

2. 金石等出品获感谢状的人员，计27人

晨风庐（注：周梦坡）、吴氏竹松堂（注：吴隐家族）、杭州叶氏家属（注：叶为铭，金石瓷器等）、杭州胡穆卿、杭州筠庐、杭州张苏鑫、杭州邹适庐、杭州董鹤卿、杭州朱鸿达、杭州何遂（金石瓷器等）、杭州北江后人、杭州秋蕲池馆（注：王湘泉）、张葆荪、大工山人、西湖博览会天台分会（碑帖、国画、古铜器等）、杭州黄宝雄、杭州金百顺、杭州朱剑芝（金石书画）、杭州朱孔阳（金石书画）、杭州张激庐（金石书画）、杭州宁阁、杭州梅庵、杭州木石居（金石书画，注：阮性山）、杭州宾朴室（金石书画，注：黄宾虹）、杭州菊庵主人（工艺品）。

杭州马叔平（摄影）、姜丹书（西湖模型）也获得感谢状。

（二）感谢章

西湖博览会中获得感谢章的早期社员（包括赞助社员）、后续入社的中期社员人员如下，20人。

王锡荣、张子祥、张石铭、张韵蕉、俞馥保、叶品三、潘天寿、洪承德、吴湖帆、吴东迈、吴幼潜、丁辅之、邵裴之、阮性山、周湘舫、陈叔通、哈少甫、黄宾虹、马叔平、武曾保（武劫斋）。

艺术馆勤艺堂邹家的邹适庐、邹颂虞、邹颂麟也分别获得感谢章。

结语

首届西湖博览会为杭州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当费百余万之金钱，耗千百人之心思才力的展览会落幕之际，璀璨的西湖灯火仍长时间萦绕于人们的脑海，西湖博览会集全国之精华，聚四方之珍宝，增长常识，启发心志，若于闭幕之后任其风流云散，不予设法保留实属可惜，爰有设立西湖博物馆之建议。经省政府委员会同意筹备成立西湖博物馆，以西湖博览会工业馆口字厅及博物馆水产部、孤山文澜阁、忠烈祠等处为馆址，向各机关团体及出品人征集自然科学、历史、人文、农业、工业四部分出品移赠西湖博物馆永久陈列，麟麟炳炳，蔚为大观，为浙江民众建一智识宝库，这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和浙江自然博物馆的来由。

民国期间，西泠印社作为民间社团，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过第一任社长吴昌硕的擎领，有了非常大的知名度，可以说已经是金石篆刻方面的翘楚，并得到政府的充分认可。

西湖博览会艺术馆以西泠印社创始人叶为铭为总干事，在展品征集、人员参与、组织管理、展览撤展收尾等方面深度介入，没有高效有序的管理，没有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是难以保证这样规格高、体量和数量大、安保条件一般的艺术展览平稳运行的，这得力于由邹适庐、叶为铭以血缘、西泠印社社友之间组成的团队，为西湖博览会艺术馆后期工作提供坚实保障。西泠印社社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参与西湖博览会，留下各自精彩的人生篇章。

（作者系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艺术创研处文博研究员，作家）